

李師別傳

林逸君 著
金粟書屋刊行



林逸君著

李師師別傳

金粟書屋刊行

李師師別傳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初版

著者

林逸君

刊行者

金粟書屋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局

基本定價：每冊國幣三元

輦轂繁華事可傷，
師師垂老過湖湘，
鏤金檀板今無色，
一曲當年動帝皇。

南宋 劉子翬

一 天生麗質淪風塵

這是宋徽宗宣和年間的事。

徽宗初年，世界還很太平，那時的首都，設在河南開封，號稱汴京。在汴京東華門外二里許的地方，是京中著名的行院所在地，許多走紅的妓女都住在那邊。那時汴京最有名的紅妓女，是鎮安坊裏的李師師，她天生着一副吹彈得破宜喜宜嗔的春風面，而且琴棋書畫，吹彈吟唱，無一不能。不少王孫公子，豪商富賈，爲她所顛倒，情願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師師雖是個女子，却在豐肌柔骨中帶着幾分俠氣，有紅粧季布之稱。那些名流，如詩人秦少游，詞家周邦彥，都和她發生過關係。她在鎮安坊裏掛籍應徵，和她在一起的是她名義上的母親李姥。師師並不是李姥的親生女兒，她從小就沒

有了爺娘，寄養在一家尼菴裏，恰巧李姥新死了自己的女兒，在萬分悲痛中偶然和師師相遇，很驚奇師師的容貌和她的女兒相似，爲了安慰自己，也爲了自己的營業，李姥便想法把師師由尼菴中移到她的行院裏，收她爲自己的養女，同時也把她當做自己唯一的搖錢樹。

命運逼着師師不能不朝這條路走。況且她又天生十分美麗，一雙嬌眼，兩片櫻唇，不施脂粉，已足夠顛倒衆生。李姥又用全副精神，教她那職業上種種必需的技能，指導她用怎樣的方法來擒縱男人，又教她什麼時候應該笑，什麼時候應該慳，用媚態來移動客人們的心志。至於吹彈吟唱，乃是行院中姑娘們必有的起碼本領，自然她是無所不能的了。

師師一到青春時代，便和到行院裏來尋歡作樂的客人們一同沉湎在金迷紙醉的生活裏。不過她有一個非常特殊的客人，他不把她當做妓女看待，他也不當他是個客人，這人就是前面提到過的著名詩人周邦彥，這時正做着開封府的監

稅。當師師在行院裏正漸漸紅到發紫的時候，邦彥已是個垂垂將老的人，但他喜歡藝術，喜歡作詞，詞是那時行院裏的姑娘們歌唱時的藍本，所以邦彥便得到許多姑娘們的青睞與崇敬，而時常在行院裏出入。師師更其敬重他，爲了他是一個可親的像爸爸一樣撫愛着她的人。但這情形從來沒有人知道，只有他們兩人自己心心相印。

一天晚上，周邦彥又到師師的粧閣裏來，和她閒談，爲了愛她，爲了憐惜她的青春即將消逝，他便暗暗的用話去打動她說：

「師師，你今年年紀也不小了，怎麼還是這樣不識愛，不識愁的，難道真的想在這行院裏過這一輩子了嗎？」

師師被邦彥的話勾起了心事，不禁黯然的低下了頭，雙手弄着自己的衣帶，半晌，才低聲說道：

「周先生，我也知道在這裏不是久計，可是你說叫我怎樣辦呢？」

邦彥正色的道：

「你要知道女人的青春和美麗是不長久的，等到年老色衰，你便失去了現在可矜誇的一切，到那時將再沒有人在你面前趨承色笑，伺候顏色了。所以你應該趁着現在美麗的時期，早早覓一個知心着意的人，嫁給他，脫籍從良。」

師師暗暗的點着頭，她覺得邦彥勸她的話不錯，可是到她這裏來的人雖然很多，在她的芳心裏却尚未有一個知心着意的人。日常過從得最密切的便是周邦彥，但他的年紀太老了，做她的爸爸都使得，嫁給他似乎太不合適。此外待她最有恩情的一個客人是賈奕，他是個商人家的子弟，有着壯健的體格，溫和的性情，所差的就是他沒有做官，沒有權和勢。

師師正在冥想搜尋着她的終身對象的時候，李姥忽然喜孜孜的跑進來，報有稱個貴客要見她。師師一半不耐煩，一半也有些矜矜，便嬌嗔地用拒絕的口氣對李姥說：

「我們談得正高興，你叫他明天再來吧！」

李姥不作聲，只把笑眼望着邦彥，又微微的嚟了嚟嘴。邦彥是個老於世故的人，連忙站起身來，對師師道：

「師師，我們明天再談罷，我也還有別的事情哩！」

師師不高興地把手扯住邦彥的衣襟，正色地說：

「周先生，你不要走。我留你談話，這是我的自由意志。我不能因為有了客人就沒有你了你。你且留着，可到後面我的更衣間裏坐一回，那邊有書，有紙墨，你看書也好，填詞也好，等客人去了，我們還要談下去。」

這樣一說，李姥滿意，邦彥也滿意了。師師對着鏡子略整了整裝，送邦彥進了更衣間，就在房裏等候那貴客的降臨。

二 一曲笙歌動帝皇

在李姥出去後不久，一陣足音漸漸由遠而近，向着粧閣移過來。師師低下了頭，站着不動，兩眼暗暗在偷覷那進來的人。門帘揭開了，當先進來的是一個很年輕的人，穿的衣服很華貴，態度很文雅，和藹可親。李姥跟在後面高聲喚師師迎接，師師便走上前去和他行禮相見，笑吟吟地，依舊低着頭。

李姥招呼客人坐下，把一切待客的禮節都行過後，便悄悄地退了出去。因為她原本是個積世老虔婆，她已經從她女兒的眼神裏窺出了她的心理，知道師師對這個客人並不厭惡，她儘可以讓師師施展她媚惑的本領，從這個客人身上做下筆很大的生意。

果然，這時的師師，已經給客人那副高貴的神情所迷醉了，她覺得她從來沒

有接到過這樣一位可敬而又可親的客人。

客人的眼睛始終沒有離開過師師，不是瞧她的臉，就是瞧她的身體，從他的眼裏已放出了愛的火，這已預示他決不是個僅僅來喝一杯茶就走的普通嫖客了。

師師暗暗高興，暗暗在打算，要怎樣的去招待他，纔能使他高興，使他對她迷戀得再也割捨不下。

這是姑娘們接客的慣例，第一次相見，應該是不即不離的，不能放縱，也不能過於驕矜。她知道這時已不能再讓屋裏的空氣沉寂下去了，於是她先迷人地一笑，然後張着笑眼問客人：

「客人尊姓？」

客人到這時才省悟到自己還沒有說過話，於是便用溫柔憐惜的口吻說：

「鄙姓趙，走肖趙，單名叫乙。姑娘可忙？我來得不妨礙你嗎？」

師師走近一步，到了客人的面前，客人伸出手來捏住了她軟綿綿的纖手，她

更是迷人地笑着，搖搖頭，款擺着柳腰，嬌態地說：

「趙客人，我沒有什麼事，這裏也很少客人來往。請問：客人的貴業是什麼？可以常常有空到這裏來走走嗎？」

客人的態度更溫和了，眼裏放出熱情的光，他的心頭似乎已經滿佈着愛，聲音像音樂一般的柔美。

「我的職業暫時不能告訴你，將來你自會知道，可是一定不致辱沒你。我是一個天天有事，但也天天可以閒着的人，姑娘要是不討厭我，我是常常可以來請教姑娘的。」

說到這裏，臉上現出了一股莊嚴的神氣。

兩人的心漸漸地接近了，師師不禁暗暗地想：

「幸虧周先生周全，要是剛才我拒絕了他，他從此不再來見我，那我不是將要永遠失去這樣一個行院裏一般姑娘們所最歡迎最理想的溫柔子弟的標準客人嗎？」

？周先生剛剛勸我擇人而事，我倒不妨在這客人身上留心一下。」

師師想到這裏，臉上漸漸熱起來了。她恐怕客人業已窺見了她的心，又覺得不該忽略了對於那客人的應酬，連忙用十分柔和的聲音說：

「趙客人，你太客氣了！在我們這種地方，客人高興就可以來，而且我也怎敢討厭你？我倒要請求你，如果不討厭我，不嫌我招待得不好，你肯常常賞光來走走，那我已對你感謝不盡了！」

話越說越接近了，當客人聲明今晚願意在她的粧閣裏和她對酌，並領教她的歌喉的時候，她就照例地發了這樣一句問話：

「你可還要招請別的陪客嗎？」

客人緊緊握着她的手，搖搖頭說：

「沒有別的客人了，我不願意有人知道我在這裏，也不高興有別的客人來擾亂我們的談話。你想：一般專逛行院的客人，都是何等的庸俗啊！」

師師非常歡喜，她想：他說別的客人庸俗，那末他當然是雅的了，一個自以爲雅的客人，決然不會愛上一個他所認爲俗的姑娘的，她的心像微波那樣一動，波紋便接連不斷地展開去。她很高興，連忙高聲叫李姥進來，告訴了她客人的需要。李姥當然也歡喜非凡，不過她的歡喜是生意有了成功，她素來知道這位有着特別性格的女兒的生意是難得有成功的，今晚却這樣順利的一見便成，倒有些出於意外，她因此更是高興。



一會兒，酒席送了進來，依着師師的囑咐，酒席是置備得那麼精緻，豐美。師師就替客人斟酒，客人喝了三盃，她便輕啓珠喉，當筵唱了一支非常嬌媚的歌曲「萬里春」：

「千紅萬翠，

簇定清明天氣。

爲憐他種種清香，

好難爲不醉。

我愛深如何，

我心在個人心裏。

便相看老却春風，

莫無些歡意！」

客人拍手叫好，也就斟了一杯酒，送給師師潤喉。師師回報了他一個動人的媚笑，接過了酒杯，愛嬌地說：

「趙客人，照我們的規矩，我是不應該喝這杯酒的，可是因為是你，所以我破例了。」說着：不待客人再勸，她便舉袖遮着嬌靨，一飲而乾。

酒從喉中不斷地灌下去，話從喉中綿綿地傾吐出來，這樣一直纏綿到月上三更，客人還沒有醉，師師却已半醉，她正預備留髻送客，不料客人竟突然起身向她告辭道：

「我明天一清早有事，所以今晚必須回去，過一天我再來看你。」

師師感到非常失望，但她表面上却只能裝做若無其事，和客人訂了後會之期，客人說他明天晚上必來，師師於是親自把客人一直送到院門以外。

看着客人上馬去後，師師沒精打采地趔回來，舉簾走入更衣間裏，瞥見周邦彥還坐在那裏，滿臉不高興的神情，一見師師就嚷：

「師師，以後我不能再到你這裏來了！」

師師聽了他這樣說，誤會他是在吃醋，不高興她像剛才那樣的親密地待那客人，連忙陪着笑臉，故意問道：

「爲了什麼？」

「你知道剛才來的客人是誰？」

「他說姓趙名乙，別的我都不知道。」

邦彥歎了一口長長的氣：

「你那裏知道，他姓確是姓趙，却不叫什麼趙乙，他是當今中國第一個人物大宋朝的道君皇帝！你看，他也來嫖你，這裏還有我站立的地方嗎？」

師師吃了一驚，她起初還有些不相信，後來看看邦彥的神色，又想起方才那客人的高貴的神情，不由她不相信了。於是她心裏止不住想：

「皇帝原來是這樣一位溫柔文雅的人物嗎？可是爲什麼全國的百姓們都怕他